

“事死如事生” ——儒家丧祭之礼的核心意义

张瑞颖, 常继方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5年12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月29日

摘要

儒家丧祭之礼作为传统礼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深刻意义并非建立在对死者灵魂存在或来世的信仰之上, 而是承载着丰富的现世伦理价值。本文以儒家经典“三礼”及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依据, 结合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系统探析丧祭之礼的核心意义与价值。研究发现, 儒家丧祭之礼以“亲亲”血缘亲情为情感内核, 以“慎终追远”“亲亲尊尊”为伦理原则, 通过建制化的仪式规范与伦理引导, 实现个体道德教化、家族伦理凝聚与社会秩序维系的多重目标。从个体层面, 丧祭之礼通过孝道践行与诚敬之心的培育, 促进个体道德品质的提升; 从家族层面, 它强化血缘联结, 传承家族文化与伦理规范, 巩固家族共同体的凝聚力; 从社会层面, 它推扩人伦规范, 构建“家国同构”的伦理秩序,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同时, 丧祭之礼所蕴含的“节哀顺变”“厚养薄葬”等理念, 彰显了对生者的人文关怀与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 厘清丧祭之礼的核心价值, 剥离其宗教化误读与封建糟粕, 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善现代伦理体系、化解当代丧葬文化困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儒家, 丧祭之礼, 伦理意义, 现世关怀

“Treating the Dead as If They Were Alive” —The Core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 Funeral and Sacrifice Rituals

Ruiying Zhang, Jifang Chang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December 27, 2025; accepted: January 18, 2026; published: January 29, 2026

Abstract

As a core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ritual culture, the Confucian funeral and sacrifice rituals are not

文章引用: 张瑞颖, 常继方. “事死如事生”——儒家丧祭之礼的核心意义[J]. 哲学进展, 2026, 15(2): 72-76.

DOI: 10.12677/acpp.2026.152052

founded on the belief in the existence of the deceased's soul or the afterlife. Instead, they embody rich ethical values in the present world.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ree Rituals" and pre-Qin Confucian ethical thought, combines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finding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cor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funeral and sacrifice ritual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Confucian funeral and sacrifice rituals are centered around the emotional core of "affinity" and kinship, with ethical principles of "respecting the dead and honoring the ancestors" and "respecting relatives and elders."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ritual norms and ethical guidance, they achieve multiple goals: individual moral education, family ethical cohesion, and social order maintenanc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funeral and sacrifice rituals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individual moral qualities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incerity and respect. At the family level, they strengthen kinship ties, inherit family culture and ethical norms, and consolidate the cohesion of the family community. At the social level, they promote humanistic care and rational spirit towards the living by expanding human relations norms and constructing an ethical order of "the same structure for family and country," thereby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dditionally, the concepts embodied in funeral and sacrifice rituals, such as "adjusting to changes with restraint" and "emphasizing nurturing over burial," demonstrate humanistic care and rational spirit towards the living. In modern society, clarifying the core values of funeral and sacrifice rituals, stripping away religious misinterpretations and feudal dros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nheri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mproving the modern ethical system, and resolving contemporary funeral and burial cultural dilemmas.

Keywords

Confucianism, Funeral and Sacrificial Rites, Ethical Significance, Secular Concer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礼记·昏义》有言：“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

[1]丧祭之礼作为儒家礼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承载着连接家庭伦理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其意义远超单纯的仪式流程。从“三礼”对丧祭仪节的详尽记载到后世对礼义精神的传承，儒家丧祭之礼始终围绕“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核心理念展开，却并未将灵魂不灭或来世信仰作为根本依据。在先秦时期，儒家通过对夏商周三代丧祭习俗的扬弃，将人文理性注入仪式之中，使丧祭之礼从原始宗教的祭祀行为转变为承载伦理教化、情感安顿与社会整合功能的文化实践[2]。然而，现代社会中，随着丧葬仪式的简化与西方思潮的冲击，丧祭之礼的伦理内涵逐渐被淡化，甚至被误解为单纯的形式主义或封建残余[3]。因此，厘清儒家丧祭之礼的核心意义与价值，剥离其宗教化误读，挖掘其对个体道德培育、家庭伦理维系与社会秩序建构的当代价值，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善现代伦理体系的重要课题。

2. 儒家丧祭之礼的伦理根基

儒家丧祭之礼的伦理内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先秦社会的宗法结构与人文精神，以情感为内核、以伦理为准则、以现世关怀为导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2.1. 以“亲亲”之情为出发点，安顿生者哀思

儒家丧祭之礼的首要伦理根基是对血缘亲情的尊重与情感的合理安放。孔子曰：“丧，与其易也，

宁戚。”强调丧礼的核心不在于仪式的完备周全,而在于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这种情感源于“亲亲”的本能,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恩与不舍,是家族成员之间血脉相连的共情[4]。

在儒家看来,死亡并非生命的绝对终结,而是亲人与现世的告别,丧祭之礼为这种告别提供了情感宣泄的合理渠道。《礼记·檀弓下》记载:“丧礼,哀戚之至也;节哀,顺变也。君子念始之者也。”[1] 亲人离世带来的悲痛是人性之常,丧祭仪式通过招魂、敛葬、祭奠等环节,让生者的哀伤得以有序表达,避免情感郁结或过度宣泄。三年之丧的制度设计,正是为了给予生者足够的时间平复悲痛,从“毁瘠不形”的哀伤状态逐渐回归正常生活,体现了对人性情感的深刻体察。

这种情感并非局限于个体层面,而是通过仪式的公共性转化为家族共同体的情感共鸣。丧葬过程中,亲友邻里的参与、吊唁与互助,不仅分担了丧亲者的悲伤,更强化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家族意识,使个体情感升华为维系家族凝聚的精神纽带[5]。

2.2. “慎终追远”与“亲亲尊尊”的道德指引

“慎终追远”是贯穿儒家丧祭之礼的核心道德观念。“慎终”即谨慎对待亲人的死亡,以庄重的仪式表达对生命终结的敬畏;“追远”即追思先祖的德行与遗志,继承其伦理精神与家族使命。孔子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6],认为通过丧祭之礼的实践,能够培育人们的感恩之心与敬畏之情,使社会风俗趋于醇厚[7]。

“慎终追远”的观念并非指向对鬼神的崇拜,而是通过对死者的缅怀与对先祖的追思,强化现世的人伦责任。父母在世时,子女以“孝”为核心践行赡养与敬奉之责;父母去世后,通过丧祭仪式延续孝道,完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的伦理闭环。这种孝道不仅是对个体的道德要求,更通过“推己及人”的逻辑扩展为社会伦理,从“事亲”推至“事君”“爱人”,形成“家国同构”的伦理体系[3]。

与“慎终追远”相辅相成的是“亲亲尊尊”原则。“亲亲”强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疏之别,“尊尊”则突出以社会等级为依据的尊卑之序,二者共同构成丧祭之礼的伦理准则。《仪礼·丧服》所确立的“五服制度”[8],以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的服制差异,明确了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与社会地位的尊卑高低。这种差异并非等级压迫的工具,而是通过仪式化的方式,使“爱有差等”的人伦秩序具象化,确保伦理规范的可操作性。在丧祭仪式中,“亲亲”体现为对直系亲属的隆重祭奠,“尊尊”表现为对长辈与尊者的礼敬,二者的结合使丧祭之礼既维系了家族血缘的温情,又强化了社会秩序的稳定[3]。

2.3. 超越宗教崇拜,指向现世伦理实践

儒家丧祭之礼与宗教祭祀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敬鬼神而远之”[6]的理性态度。孔子明确主张“未知生,焉知死”,将关注的重心放在现世的人伦实践而非死后的彼岸世界。丧祭之礼中虽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6]的表述,但并非肯定鬼神的客观存在,而是强调祭祀者的内心诚敬[9]。

《礼记·祭义》记载:“致齐于内,散齐于外。齐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1] 祭祀的核心在于通过思念先祖的音容笑貌与德行事迹,唤醒内心的感恩与敬畏,从而在现世践行先祖的伦理教诲。这种“以祭育人”的价值导向,使丧祭之礼成为道德教化的重要载体,而非宗教信仰的仪式表达。

儒家丧祭之礼的现世关怀还体现在“厚养薄葬”的理念中。孔子反对厚葬久丧的奢靡之风,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强调亲人在世时的赡养与敬奉远比死后的铺张祭祀更为重要。孟子进一步提出“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认为丧葬的规格应与家庭经济状况相适应,以表达孝心为核心,而非追求形式上的奢华。这种理念既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又回归了丧祭之礼的伦理本质,凸显了儒家对现世生活与人性需求的重视。

3. 丧祭之礼的核心意义

儒家丧祭之礼的核心意义并非对死者的超度或对来世的祈求, 而是通过仪式实践实现个体道德的培育、家族伦理的凝聚与社会秩序的维系, 其价值表征体现在个体、家族与社会三个层面。

3.1. 实现个体道德教化

丧祭之礼是儒家实现个体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其核心是通过具体的仪式规范, 培育个体的孝道、仁爱与敬诚之心。在丧葬仪式中, 从为父母沐浴、饭含、袭尸的细致操作, 到守丧期间“食旨不甘, 闻乐不乐, 居处不安”的行为约束, 无不要求个体以恭敬的态度践行孝道, 将内心的感恩之情转化为具体的道德实践。

三年之丧的制度设计, 不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 更是对个体道德意志的磨砺。孔子认为, 子女从出生到独立需依赖父母三年的悉心照料, 为父母守丧三年是人性之常, 通过这段时间的克制与反思, 能够培育个体的仁爱之心与责任意识。守丧期间, 个体需远离娱乐、节制欲望, 在哀痛中反思自身的行为, 强化对家庭与社会的责任, 这种“以丧育德”的方式, 使丧祭之礼成为个体道德成长的重要契机。

此外, 丧祭之礼中的祭祀仪式强调“诚敬”之心, 要求祭祀者“心不诚则不足以动人”。通过祭祀前的斋戒、祭祀中的行礼、祭祀后的追思, 个体能够培育内心的敬畏之情与诚信之德, 这种道德品质会延伸到日常生活中, 表现为对他人的尊重、对责任的坚守, 实现个体道德素养的全面提升。

3.2. 维系家族伦理凝聚

丧祭之礼是维系家族血缘联结、传承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统社会中, 家族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单位, 丧祭之礼通过“告祖”“合族”等环节, 将家族成员聚集在一起, 强化“同源共祖”的身份认同。丧葬仪式中, 家族成员按照亲疏远近穿戴不同的丧服, 参与不同的仪节, 在共同的悲伤与缅怀中巩固家族共同体的凝聚力。

祭祀仪式则通过定期追思先祖, 传承家族的伦理规范与文化传统。《礼记·大传》曰: “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通过祭祀先祖, 家族成员能够铭记先祖的德行事迹与家族的行为准则, 将“孝悌”“仁爱”“诚信”等伦理规范代代相传。这种传承并非通过文字说教, 而是通过仪式的反复实践, 使家族文化内化为个体的行为习惯与价值观念, 确保家族伦理的延续性。

丧祭之礼还为家族成员提供了情感交流与矛盾化解的平台。在仪式过程中, 家族成员无论地位高低、贫富差异, 都需按照伦理秩序参与其中, 共同的仪式体验能够消弭日常的隔阂与矛盾, 增强家族的向心力。同时, 仪式中长辈对晚辈的指导与教诲, 也实现了家族伦理的代际传递, 使家族成为伦理教化的基本单元。

3.3. 维系社会道德秩序

儒家丧祭之礼的价值不仅局限于个体与家族, 更通过“家国同构”的逻辑扩展到社会层面, 成为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丧祭之礼所倡导的“孝悌”“仁爱”“敬诚”等伦理观念, 是社会伦理的基础, 通过“推己及人”的扩展, 能够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风尚。

“五服制度”所体现的“亲亲尊尊”原则, 不仅规范了家族内部的人伦关系, 更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 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在传统社会中, 为君主服丧的“国丧”制度与为父母服丧的“家丧”制度相呼应, 将对家族的忠诚扩展为对国家的忠顺, 实现了家族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统一。这种伦理秩序的建构, 减少了社会冲突, 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此外, 丧祭之礼所强调的“节哀顺变”“厚养薄葬”等理念, 能够引导社会形成理性、节俭的丧葬风气, 避免资源浪费与攀比奢靡, 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社会中, 丧祭之礼的简化与创新, 仍需坚守这一理念, 在尊重传统伦理的基础上, 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实现传统礼义精神与现代社会秩序的契合。

4. 结论

儒家丧祭之礼的核心意义与价值, 并非建立在对死者灵魂存在或来世的信仰之上, 而是以血缘亲情为情感内核, 以“慎终追远”“亲亲尊尊”为伦理原则, 以现世伦理实践为价值导向, 通过仪式化的实践实现个体道德教化、家族伦理凝聚与社会秩序维系的多重目标。

从个体层面来看, 丧祭之礼通过孝道的践行与诚敬之心的培育, 实现个体道德品质的提升; 从家族层面来看, 它强化了血缘联结, 传承了家族文化与伦理规范, 巩固了家族共同体的凝聚力; 从社会层面来看, 它推扩了人伦规范, 建构了“家国同构”的伦理秩序, 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些核心价值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为当代社会的伦理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传统资源。

在现代社会中, 面对丧葬仪式简化、伦理内涵淡化的现实困境, 我们应回归儒家丧祭之礼的伦理本质, 在摒弃封建迷信与形式主义的同时, 传承其“以祭育人”“以礼睦族”的核心精神。通过创新丧葬仪式形式、强化丧祭之礼的道德教化功能、倡导理性节俭的丧葬风气, 使儒家丧祭之礼的伦理价值在当代社会得以延续与发扬, 为个体道德培育、家庭和谐构建与社会伦理完善提供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 [1] 王文锦. 礼记译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2] 徐吉军. 中国丧葬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 [3] 曹建墩. 先秦儒家丧礼观及其现代价值[J]. 河南社会科学, 2014, 22(12): 29-33.
- [4] 刘喜珍. 论传统丧葬制度的伦理根基及其伦理意涵[J]. 舟山学刊, 2008(8): 1-6.
- [5] 孙春晨. 中国传统丧祭礼仪的伦理意蕴[J]. 晋阳学刊, 2013(5): 65-69.
- [6]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7] 刘伟. 身份认同: 《论语》中的祭祀认知问题[J]. 孔子研究, 2019(2): 75-82.
- [8] 彭林. 仪礼[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9] 薛艺兵. 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下) [J]. 广西民族研究, 2003(3): 39-48.